

# 大台宫戏



上

王和平 著

万里江湖路，一月照千江。  
一位傀儡皇帝与一位木偶艺人一生的故事。

时代文艺出版社  
SHIDAI WENYI CHUBANSHE

# 大台宮戏

上

王和平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SHIDAI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台宫戏：上下 / 王和平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23.9  
ISBN 978-7-5387-7067-4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81581号

## 大台宫戏 (上下)

DA TAI GONGXI

王和平 著

---

出品人：吴刚

责任编辑：李荣崮 初昆阳

装帧设计： WONDERLAND Book design  
QQ:344581934

排版制作：隋淑凤

---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福祉大路5788号 龙腾国际大厦A座15层 (130118)

电话：0431-81629751 (总编办) 0431-81629758 (发行部)

官方微博：weibo.com/tlapress

开本：710mm × 1000mm 1/16

字数：650千字

印张：46.75

印刷：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次：2023年9月第1版

印次：202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138.00元

---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 序

《大台宫戏》这部小说放在我的案头上，陪伴了我将近两年的时光，如今终于要出版了，犹如马上要出嫁的姑娘。作为责任编辑，我满心欢喜地为小说做好了“嫁衣”，希望它会得到读者喜爱。

与这部小说相识，源于老社长陈琛的推荐。初见小说题目，就使我心中一喜，在我的印象中，清末应当是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曲的“黄金期”。在以慈禧太后等一大批大清皇室成员的“推动”下，及至民国，陆续诞生了以杨小楼、谭鑫培以及后来的“四大名旦”等至今仍被戏迷们津津乐道的京剧大师。虽然当时并不知道这小说所指的“大台宫戏”是什么戏，但能在宫里演出，必定非常精彩。读下去，发现小说原来是关于中国木偶（傀儡）戏的，而木偶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传承久远，却又鲜有人了解，拥有广阔的创作空间和神秘感。小说虽然体量巨大，但布局谋篇苦心孤诣，展衍铺陈，曲折精密，叙述视角宏大，情节跌宕起伏。读完上卷时，我心里就已经暗下决心，一定不能错过这本小说，一定要让更多的读者尽快地读到这部作品。

小说围绕着老北京的四大傀儡戏班子、围绕着傀儡戏百年老班金麟班的一台镇班大戏——大台宫戏及戏中的两只主角儿人物傀儡而展开情节，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清末民初时期梨园行伶人们的生存状态。传统社

会里的伶人，社会地位低下，甚至连一个太监都能决定一个戏班子的兴衰存亡，但他们的骨子里却有着对艺术近乎苛刻的追求和由此产生的自信、自尊和自爱。“艺比天大”，传统戏曲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他们的身家性命和饭碗。但也正因为如此，传统戏曲的传承在鲜花和掌声中浸满了伶人的血泪。名伶谭鑫培就是因为病中被强迫给军阀唱戏，又气又累，回家不久后便离世。小说《大台宫戏》为读者展现了傀儡戏班在京城繁花似锦的文化氛围中，艰难求生的故事，像很多传统伶人及戏班一样，他们背负着沉重的传承使命，为了活下去，为了“光耀门楣”，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也在戏外的世界人情世故……

不仅仅是伶人的世界，伴随着人物详细的活动，小说也随着情节的铺陈，向读者展示了老北京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比如，老北京的总体城市布局，大量独一无二的明清古建筑群落——尤其是对紫禁城各宫殿、街道和恭王府、醇王府、庄王府、颐和园等近乎白描式的还原，还有对八大饭庄位置、特点、招牌菜的比较，以及对天桥热闹景象的描写，等等，全景式地展现了清末民初时期老北京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氛围。这其中展现了作者大量的考证功夫。更为可贵的是，小说中的一些建筑已经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烟消云散。它们在书中的“复活”，体现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良苦用心和对书稿寄寓的种种厚望。

小说的语言也极具特色，它既使用了很多老北京的地方方言以及戏曲方面的行话，也使用了很多传统社会江湖上的“黑话”。前者使小说在行文和人物塑造上更为生动，后者则是传统社会各行艺人谋生的必备“技能”。以上“元素”的加入，使得小说中的人物更贴近清末的社会现实，让读者置身于老北京的语言氛围中，更好地理解传统戏曲的各种表现形式，了解传统社会中不同阶层人民的生活方式，在京味文化氛围中感受傀儡戏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的风采。

总体上，《大台宫戏》是一部构思精巧、行文深具特色，且作者下足了力气和功夫的小说，在阅读上可能有些“慢热”，但作为责任

编辑，我希望它的价值和作者的良苦用心也能被读者发现。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在我的手中“耽误”了一些时间：一方面由于之前反复“出现”的疫情，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个人对于细节上的偏执。感谢王和平老师不厌其烦地对稿件进行的修改。从中，我看出了一位作者内心深处对文学的坚守和对艺术的追求。在小说即将出版之际，王老师郑重地邀请我为《大台宫戏》作序，其实我对文章进行加工修改，尚可勉力为之，写文章却不在行。可从王老师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他对我的期盼，于是答应下来，虽不求能为小说增光，但求别使小说失色。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图书出版在即，我现在多少也能体会到当年朱庆馀在写这首《近试上张水部》时的心情了。《大台宫戏》我已先睹为快，剩下的就是接受读者的检验。拜托了，我亲爱的读者！我满心欢喜地期待着！

李荣釜

2023年5月25日

# 目 录

序	001
楔    子	001
上卷 八月十五云遮月	
第 一 章	009
第 二 章	016
第 三 章	024
第 四 章	030
第 五 章	038
第 六 章	047
第 七 章	053
第 八 章	062
第 九 章	070
第 十 章	080
第十一章	090
第十二章	098
第十三章	105

第十四章	115
第十五章	124
第十六章	129
第十七章	135
第十八章	143
第十九章	151
第二十章	160
第二十一章	169
第二十二章	175
第二十三章	182
第二十四章	192
第二十五章	200
第二十六章	208
第二十七章	216
第二十八章	221
第二十九章	229
第三十章	240
第三十一章	247
第三十二章	256
第三十三章	264
第三十四章	271
第三十五章	279
第三十六章	286
第三十七章	292
第三十八章	300
第三十九章	306

第四十章	312
第四十一章	319
第四十二章	326
第四十三章	336
第四十四章	345
下卷 正月十五雪打灯	
第四十五章	357
第四十六章	370
第四十七章	382
第四十八章	392
第四十九章	399
第五十章	411
第五十一章	419
第五十二章	428
第五十三章	434
第五十四章	443
第五十五章	451
第五十六章	458
第五十七章	466
第五十八章	472
第五十九章	480
第六十章	486
第六十一章	494
第六十二章	506
第六十三章	520

第六十四章	525
第六十五章	536
第六十六章	546
第六十七章	552
第六十八章	561
第六十九章	573
第七十章	585
第七十一章	598
第七十二章	611
第七十三章	620
第七十四章	628
第七十五章	635
第七十六章	647
第七十七章	659
第七十八章	668
第七十九章	675
第八十章	684
第八十一章	694
第八十二章	700
第八十三章	710
第八十四章	714
第八十五章	720
第八十六章	726
尾声	730
后记	732

## 楔子

“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天下三千六百曲，谁让您出么蛾子单挑这九九万寿节庆的日子口唱这一出什么……大台宫戏？”脚蹬高靛靴子、穿着带有品秩服色的监旨太监祥庆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一个元青花的小瓷瓶，拔开瓶塞，将瓶口磕在手掌心里，磕出一粒黑色滚圆的丹药丸。祥庆收起瓷瓶，用手指尖捏住那粒小小的丹药丸，俯下身，塞进趴在大条凳上刚刚受过杖刑的京城傀儡戏金麟班掌班童怀青的口中，看着一息尚存的童怀青，他不无矜怜地说：“这是挨杖刑的药丸，可一时护住命脉，能不能挺过这四十廷杖，就看您的造化了。童老板，今儿个这事儿您怨不得别人，戏是您唱的，戏词儿里有‘碍语’，谁让您不检点来着，惹恼了万岁爷，小戏台‘起堂’，这回您踏实了！”

祥庆转过头来看着跪在一旁的金麟班文武场师傅凌怀亭，不由得也数落了两句：“今儿个也算你命大，要说听戏，那几个跟来庄子里给万岁爷贺圣寿的番夷就是棒槌。若不是你用一根子弦还能伺候戏，今儿个就别打算要脑袋了。还好断的那根是老弦，万岁爷听出来了，心疼你这手艺，您二位赶紧着谢恩吧。”

祥庆说完一扭身，走回庄子里去复旨。

几名身穿黄马褂带刀的御前侍卫仍然围站在那里，其中手执廷杖的两名侍卫，攥着毛蓝布正在擦拭刚刚用过的廷杖上残留的血迹。

避暑山庄共有九座宫门。仓门在丽正门的西边，仓门的规制最低，仅为宫墙上辟出的一道随墙门，是供给山庄内一应用度什物进出的专用门。

仓门门前空场上，杖责过后的童怀青趴在枣红色的大条凳上动弹不得，屁股被打得已是皮开肉绽，血肉一片模糊。

凌怀亭跪在一旁，面色愀然，脚边一把折断了担子的胡琴。

夕阳残照，血色余晖笼罩着山庄周边层峦起伏的山岗。山庄虎皮石大墙在夕照里愈显色彩斑斓。

喀喇河屯行宫位于滦河与伊逊河交汇处的南岸，距避暑山庄也就一个时辰的路程。这里一向为京城往来于承德之要津。

行宫宫门五楹，虎皮石大墙顺山势围绕。宫内大门三楹，院内连脊垂花门，东中西三所还有新宫，各所自南向北一字排开。眼下各省各地前来承应九九万寿节庆的诸家戏班统统被安置在行宫各所东西配殿内下榻，箱笼砌末也堆放在各所的东西配房或后照房中。京城里奉召而来的金麟班住宿东所，南府内头学的戏班则下榻在中所，与金麟班一墙毗邻。

九九万寿庆典，提调哪个班子进山庄承应，哪个班子便自带家当进庄子承应戏码，行宫里车接车送，下了戏即回，简单省事。

冬日塞北，寒风凛冽。夜色昏暝中的滦河两岸，山峦层叠，低岗缓阜，仿佛无边无际。

黄昏时分，由远而近骤然响起一片疾驰中的纷乱杂沓的马蹄声。夜深人静，马蹄声听来分外清脆响亮。五骑快马转瞬就到了喀喇河屯行宫大门前，为首骑在马上的是宫内监旨太监祥庆。祥庆身后跟着四名身穿黄马褂的御前带刀侍卫，五人齐齐滚鞍下马。

祥庆手托圣旨当门而立。

一名侍卫大步跨上台阶擂响宫门。侍卫扬声：“开门，快开门，有

旨意！”

宫门豁然大开。

行宫外朝房当值首领太监那承一脸的懵然失措，衣衫不整，披着棉袍，哆哆嗦嗦地躬身陪着祥庆和随来的四名御前带刀侍卫穿过二宫门，走进东所连脊垂花门内，径直来到秀野轩正殿前的空场上。提着八角玻璃手照的小太监紧随其后。

那承打着冷战问道：“庆爷，什么旨意这么急，都……都等不到天亮？”

“噶，别提啦。”祥庆手托圣旨，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从京城赶来贺万寿庆典的几个英吉利国的番夷，在京城那前儿就为朝见万岁爷时磕头还是不磕头，非要行什么洋礼儿，矫情得没完没了。赶到进了庄子，看了咱大清的傀儡戏，喜欢得紧。内中有个番夷孩子，听说还是先帝乾隆爷那前儿就来朝贺过的一个番夷的孙子，看上了一件傀儡，向万岁爷索求带一件傀儡回去。万岁爷圣意，蕞尔小邦，没个见识，咱大清是上国大邦，多给几件，又有何妨。让南北各地来的傀儡戏班子把这次来园子承应戏的傀儡尽数留下，叫番夷可着劲儿拣、随着意儿挑。咱家这时辰来赶趟儿，趁着天亮之前各省来的戏班子还没动地方不是？有一宗旨意上说得明白，京城来的金麟班，这个班子里的傀儡可是一件不能少。”

此刻，那承被冻得精神了些，大声说道：“万岁爷圣明，这些番夷还真不开眼，小庙的泥胎就是没见过大香火。”

一阵山风呼啸着掠过正殿前的空场。

那承紧裹棉袍，冻得上牙磕下牙，身上打着冷战，一边落下挂在殿门上的铜锁，一边自顾自地唠叨着说：“庆爷，天气忒冷，夜里风大，您几位先进殿避风暖暖和和。喀喇河屯可是百年的老行宫，殿宇梁枋早就干的透透的，赶在这十月里，风干物燥，着实见不得一丁点儿的火星子，回头您宣旨，咱家再点起手照给您照着亮儿！”

那承随即吩咐提着八角玻璃手照的小太监打开玻璃罩，吹灭了灯捻。

费力地推开半扇殿门，让进前来传旨的祥庆和侍卫们。大殿间高高悬圣祖御笔题匾“清风拂面来”。清冽的月光经由大殿双交四椽菱花的窗棂漫漫殿内，月光中飘浮着的微尘有如无数小虫一般在上下翻卷飞舞，竟然显得有些阴森诡异。

“谢谢那爷关照。”祥庆感激地说道，“那爷在这儿伺候差事有年头了吧？”

“敢情，一晃儿都大半辈子喽。”

祥庆催促说：“那爷，麻利儿的，让各省的伶人快起来听旨吧！”

夜半更深。此次前来避暑山庄承应九九万寿节庆各省来的戏班子的伶人们，尽数跪倒在空场上，黑压压一片。祥庆身旁站着高举手照为他照着亮儿的那承。

祥庆手持圣旨，正在高声宣读：“南府内头学傀儡班掌事边润秋，教戏无方，刻作失当，承应之戏词调不准，属排差管束不严，重责不贷；万寿庆典，外头学承应世祖朝赐名之大台宫戏，旧词未去，黍离之悲。著永不叙演。即刻交出金……”

“那……那爷，不好啦！”还未等祥庆宣读旨意的最后一句念完，一个小太监惊慌失措地从后面急急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大声禀报，“后面一间东配房走水了，是承应戏班堆放箱笼砌末的地方！”

站在一旁为祥庆宣旨打着手照的那承一下子变了脸色，未等祥庆宣读完旨意，便振臂跺脚，转着圈地大声呼喊起来：“小猴崽子们，赶快担水运沙子……风大，小心走水连营一片！”

那承话音未落，行宫后面已经亮起大片火光，映在暗夜里，一闪一闪。

空场上顿时炸了营，一片慌乱。各戏班的伶人也纷纷起身跟着找东

西抄家伙去救火。受了杖伤的童怀青也被班子里的人架着向后面一瘸一拐地走去。

时值冬日，塞北山风刚猛，风助火势，喀喇河屯行宫百年建筑，梁枋椽柱早已干透，不一刻，东所后面东侧堆放箱笼砌末的那间走水的配房已被熊熊大火所吞噬。前来救火的人们喊着跳着扑向火场，那承喊破喉咙，首先招呼众人四下里打断火道，避免过火殃及毗连殿宇。

火场周围，沙子被人们挥洒开来，一大片一大片落在火堆上，压住向上蹿跳的火苗；泼出去的扇形水雾洒落在燃烧的木梁瓦檩上“滋滋”地冒着青烟。

大火浓烟中，凌怀亭跌跌撞撞从残垣断壁的余烬中走了过来，身上火星点点，头发眉毛都已燎焦，脑后的辫子烧得也只剩下半截，仍在不停地上下左右怕打着衣衫烧灼处。

火光渐弱，可以看出，火势已被控制。

祥庆气急败坏，铁青着脸，声音尖厉：“你，你师兄挨杖刑，你打心眼儿里不服气是不是，这胆子也忒大了点儿，纵火行宫，知道是什么罪名吗？你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呀！”

那承今夜当值，职责所在，气促情迫地望着已被大火烧灼得衣衫褴褛的凌怀亭，实在是不知说什么才好：“子时刚过，咱家临上炕躺下那前儿这心里还犯着嘀咕，昨儿个万岁爷圣寿，今儿个十月初七，二十八星宿嘴火猴儿在西，主凶，熬可着千万别出事……凌怀亭呀凌怀亭，咱家上辈子欠你的……你不在前面听宣圣旨，鬼使神差地怎么跑到后面来啦？”

此刻的凌怀亭看上去甚是沉稳：“回那爷的话，实在是小人该死，只因师兄杖伤难耐，来此是在箱笼里翻找为师兄止疼的药剂，不小心碰翻手照，致使走水。”

祥庆铁青着脸，当即冷冷说道：“来呀，将凌怀亭拿下，带回庄子里复旨！”

“嘘。”四名身穿黄马褂的带刀侍卫其中两人立即上前一左一右地将凌怀亭夹持在中间。凌怀亭环顾左右，终于在救火的人群中看见了师兄童怀青。

在余烬火光的映照下，对面站着的童怀青在两个师弟的搀架下，强忍着刑余的疼痛，此刻也是身心俱焚，泪流满面，嘴唇上下翕动着只是说不出话来。

凌怀亭面色沉凝，强忍灼烧的疼痛，用力挣脱两旁侍卫的挟持，吃力地向前跨了半步。他向童怀青抱拳一揖，看来是动了决绝赴死的念头，语调悲怆：“师兄放心，一人做事一人当，雪哥儿就托付给师兄了，让孩子记住，今儿个的日子嘉庆二十一年十月初七。”话说至此，猛然回过身，瞅不冷子拔出站在旁边的御前侍卫的佩刀。御前侍卫的佩刀实非一般兵刃可比，系精钢打造，双血槽一通到底，刀刃陵劲淬砺。

刀出鞘，森森然一道青光。

凌怀亭握刀在手，顺过刀刃划过肩头，引颈自刎，当场泣血身亡。

一阵山风猛烈袭来，凌怀亭身后就要熄灭的火光再次明亮起来。

凌怀亭向死而生，寓静于动，自有一种壮烈的凄美。在他倒下的瞬间，最后想到的是走水的东配房地上的那只布老虎。

一种音响仿佛从极远处飘过来，终于可以听得清楚，是文武场的胡琴梆子锣鼓点儿，音响渐渐临近，韵味浓重醇厚，激越悠扬，给人的感受越来越强烈……

上卷

八月十五云遮月